

长篇历史小说

# 风声鹤

# 唳

金好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声鹤唳/金 好 著.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2.6

ISBN 7-104-01333-4

I. 风… II. 金…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 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1955 号

---

## 世纪曙光文丛—风声鹤唳 金 好 / 著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

(邮政编码:100086)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

北京海淀海丰印刷厂 印刷

197 千字 850×1168 毫米 1/32 开本 8.2 印张

2002 年 6 月第 1 版 2002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3000 套

---

ISBN7-104-01333-4/I·543 全套定价:300.00 元

本册定价:22.50 元

## 内容梗概

一场能够阻止南北朝分裂局面的战争为何失败？

一个即将成为秦始皇第二的强权政府为何塌台？

一种能够比元清提早千百年统治中国的北方少数民族的雄心为何幻灭？

——这就是长篇历史小说《风声鹤唳》要揭开的历史奥秘！

小说以探秘者的眼光，从容客观地带着您去目睹中国古代军事史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淝水之战，去挖掘潜伏在战争背后的种种脉络，去聆听战争中大放异彩的音乐华章：不仅有“十面埋伏”的扣人心弦，还有“梅花三弄”的孤傲高洁；不仅有琵琶珠落玉盘的圆润，还有横吹激进高亢的悠扬。音乐陶醉的何止是女人，女人温柔的何止是将士，将士痴迷的何止是战争，战争表现的何止是刀光剑影……

探秘者的眼光将犀利地注视着影响战争胜负的各种因素：阴谋与爱情，政治与权术，文化与修养，以及人性中不能克服的种种弱点。

探秘者的眼光将像庖丁解牛一样，将一千多年前的那段历史剖析得一丝不挂，展现在您眼前的八公山上不仅有风声、有鹤唳、有草木、有兵马，还有北方来的准备栖息在八公山桂树上的枭鹰和准备移植过来的雪莲。

探秘者的眼光将揭开历史的重重迷雾，把淝水之战中东晋

BB071/03

为何能胜、前秦缘何失败的原因进行丝丝入扣的分析，推理出一个崭新的结论！

探密者的眼光将打破时空的界限，把生活在建康（南京）的谢安家族与生活在长安（西安）的苻坚家族所有的感情纠葛都纳入淝水之战的古战场，展示出他们情陷寿春古城的历史渊源以及殊途同归的最后结局。

紧张的故事情节、戏剧性的人物命运、历史罕见的巧合，使小说具有很强的可读性；新鲜的角度、崭新的视点、大胆的推论，使小说具有耳目一新的特点。



### ◎ 作者简介

金好，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淮南日报》社主任编辑。发表过一百万字的作品，参与编写过多种图书。2001年，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了她的长篇历史小说《淮南国风云》。该小说第一次塑造了汉高祖的孙子、汉淮南王刘安的形象，刘安在历史上的显著贡献是：第一个为屈原的《离骚》作注；组织编撰了古代著名的学术论著《淮南子》；发明了豆腐；等等。该小说出版发行以后，受到文学界、历史界的重视。

33071/03

# 目录 MULU

## ● 第一章 蛰伏 / 1

雪域冰山释怀,称霸宏图系心。感情纠葛波起,高门华胄怨生。

## ● 第二章 骚动 / 25

金石之乐天钧正声,琵琶横吹琴瑟相鸣。棋盘对弈兴趣盎然,柳絮才情王谢联姻。

## ● 第三章 南征 / 49

强秦雄心勃勃,灞上军鼓震天。弱晋偏安江南,王府斗酒戏诗。

## ● 第四章 意乱情迷 / 66

立朱序为楷模,效法忠贞;用石头作武器,以石击坚。谢家兄弟情陷寿春,围棋赌墅镇定人心。

## ● 第五章 抢占寿阳 / 94

作乱缘自朝廷，受苦却是百姓。风流害苦怨妇，偷情谋杀亲夫。

## ● 第六章 封锁淮水 / 124

刘安之狱难定，毒箭之谜难断。笛声吹出梅花高洁的品质，横吹引出闻鸡起舞的故事。

## ● 第七章 偷袭洛涧 / 149

苻坚督战，教训大将军；蜡烛焚烧，归罪小女子。朱序出城，真心助晋；洛涧偷袭，大获全胜。

## ● 第八章 两岸对峙 / 177

俗封駙马，拉拢谢家将士；私送字条，激励晋军斗志。丹书铁券怀中揣，丞相家书心领会。斯人已杳隐痛在，两军协议暗计藏。

## ● 第九章 淝水决战 / 208

西风阵阵，肉香撩人；磨刀霍霍，厮杀拼搏。一曲琵琶绝唱，惊英雄魂；一瓢粗茶淡饭，感君主泪。四分五裂命注定，殊途同归赴黄泉。

## ● 穿越时空的阔绰感（后记） / 248

公元382年，冬十月的一天晚上。前秦都城长安。前秦车骑大将军苻融的府上。

烛光摇曳之下，青砖地面上一个高高的人影在不停的拉长、缩小。已经卸去朝服的苻融背着手在室内来回走动。他的心很烦，他被那摇摆不停的烛光恼怒着：

“来人，换上马灯！”

一个家奴弯着腰提着两盏马灯轻声走进来。苻融一口气吹灭室内所有的蜡烛，熄灭后的蜡烛还冒着细微的烟丝，苻融很专心地看着那烟丝，直到烟丝完全熄灭了，他才坐在凳子上，怔怔的。

他从心里还不能习惯蜡烛，他的祖先是世世代代骑在马上，他从一生长下来开始就是在马灯的光晕中度过漫漫长夜的，不管风吹雨打沙飞雪飘，马灯总是处惊不变给他光明给他温暖。虽然马灯只是儿时最温馨的记忆，但是他对马灯有一种发自灵魂的依恋，不管他的情绪多么糟糕，他只要身处马灯的光晕中，心情就镇定平和了。

其实，马背上的游牧生活情景多数是他大脑中想象出来的。他把对马灯的依恋转化为对祖先生活的怀念，他经常处于一种信马由缰的冥想之中，大漠、冷月、雪域、高山，这些场景跟马灯一样，对他的情绪有安抚慰藉的作用，他只要一想到大漠冷月雪域高山，就会满腔热血，就会快马出剑，俯仰间杀他个横尸遍野、所向披靡。近几年来，特别是丞相王猛病死以后，年轻的他便开始担当起辅佐前秦皇帝、他的亲哥哥苻坚、都督朝内外诸军事和管理军政大臣的重要工作。作为前秦的车骑大将



军，他要奉旨率领大军，东边跟慕容氏建立的前燕作战、南边跟司马氏建立的东晋作战，作战的时候，他就是在这样的情绪引导之下，冲锋陷阵，成为万夫难敌之勇。

可是，苻融并非只是一员武将，当他一下战场，他就会马上脱下战袍；当他一脱下战袍，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不是战场上的勇士而是文雅的书生。这从他白净的面孔、瘦高的身材、洒脱的举止上就可以看出来。近来，他儒雅的神情中还增添了一丝忧虑，这种忧虑积蓄在心中过久的时候就会烦躁，就会借机发泄。

刚才，他的心就被飘忽闪烁的蜡烛撩拨得异常烦躁。虽然，他的族人由于他的伯父苻健在长安建立了国号为秦的国家而结束了游牧生活，他的哥哥苻坚即位二十多年，东征西伐，扫荡西域、平定鲜卑、夺取巴蜀、降伏高句丽，他们大秦的疆土日益扩大，特别是打败了强敌前燕，统一了整个北方，大中国的版图上只剩下东南一隅的东晋没有踏平之外，大秦已经在再续秦始皇的霸业。难道这就是祖先要建立的丰功伟业？苻融这样想着，怪不得伯父苻健在三十年前建立大秦的时候就把年号叫做“皇始”，看来的确是要让苻氏走秦始皇的道路。可是，苻融不禁皱了一下清瘦脸上的那道剑眉，大中国这么多年的统治者都是汉人，苻氏却是被汉人称之为“五胡”的一支——氐人，氐人能够统治大汉？从哥哥苻坚在位的二十几年实行的政策来看，氐人的统治实际上是被汉化了统治，氐人已经失去了自己的生活方式和人生观价值观，比如，要统一全中国就是汉化了的人生观价值观；再比如，点蜡烛就是汉化了的生活习惯。

当然，苻融他绝非是一个排汉主义者，他能够成为如今这般风流儒雅的王公，完全是汉化教育培养的结果，否则的话他只能是一个骑在马上、茹毛饮血的胡蛮！

但是，汉化的氏人与真正的汉人还是有本质的区别，比如他苻融，虽然外表看起来比汉人还汉人，言谈举止优雅得体，诗书礼易无所不知，辞赋文章美仑美奂，可他的梦境却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冰雪覆盖的高山；而且，只有在这些极纯的色调中，他的心才能平静，仿佛草原的辽阔、雪山的冰寒能够让他回复到人性的原始状态，没有理念、没有包袱、没有约束，他感到就像蓝天上的白云一样轻盈、自在。

苻融想到这里，不由自主地抬起了头。他的视线被房顶阻挡，看不到外边的天，即使看到，也是一片黑夜。想到黑夜，苻融意识到时辰已经很晚了：“来人！”

家奴应声：“王爷，有何吩咐？”

“去西厢告诉阿春娘娘，我马上就过去。”

“是。”随着家奴退下的身影，门外卷进来一股风。

风，好像使苻融清醒了一些，他感到今天应该思考的问题还没有来得及去想，都是蜡烛惹得祸，让他浮想联翩了许久却把大事给耽搁了。

“是大事啊！”苻融感叹着。

“王爷！”家奴进来。

“阿春娘娘等着急了吧？你再去传我的话，说我过一会就过去，现在，我还有点事。”苻融说着坐在桌前的凳子上，右手拿起了笔架上的毛笔。

苻融将毛笔蘸上墨，抬起头思考着。突然，他发现家奴还在门边跪着，便说：“叫你去西厢传话，你没有听见？”

“王爷，刚才听见了。”家奴低头叩首。

“那你为什么还不去？”苻融放下毛笔。

“王爷，刚才去西厢没有找到阿春娘娘。”

“阿春没在西厢？这么晚了她会去哪里？”苻融走到家奴面

前问。

“刚才问了西厢的家奴，都说不知道阿春娘娘去了哪里，现在外边刮着很大的风，不可能在花园里赏月……”

“快快去喊一些人，前院后院都去看看！”苻融没等家奴的话说完，就急忙吩咐。

“是！”家奴刚一转身，大门“呼”的一声被风吹开了。接着，一个人跑进来直扑到苻融的怀里：

“大将军，大将军，好大的风啊，快要把阿春卷上天了！”

“阿春，你到哪里去了，刮这么大的风怎么不待在家里？我急得让人四处去找你。”苻融拉着阿春的手说。

“阿春让大将军担心了。其实，阿春走的时候还没有刮风。”阿春说。

“你去哪了？”苻融问。

“阿春好长时辰没见义父了，今天下午去看了他老人家。大将军您一整天都在皇宫里，阿春也没法子告诉您呀！”阿春撒娇道。

“好了好了，下回别让我担心了。阿春，你先回房去，我这儿还有点事，处理完马上就过去。”苻融拉着阿春的手走到门口说。

“大将军，外边的风太大了，风会把阿春卷跑的！阿春需要大将军做铜墙铁壁。”阿春抓起苻融的胳膊。

风，肆虐地刮着，仿佛要把地上的一切搅成一锅粥似的，树枝折断了，横七竖八地躺在路上；茅草树叶随风飞舞，打着旋涡带着泥沙；房门被风吹得摇摇欲倒，屋顶上的瓦片也给掀了起来。

苻融躺在西厢的床上没有一点睡意，身边的阿春早已传出均匀的呼吸声。

苻融偶尔会感到孤独，虽然他在大秦拥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显赫地位，虽然他才华出众，功勋盖世，但是，他有时感到就像被束进宝塔的顶端一样的清冷和孤独。其实，他像他的祖先一样有着强壮的体魄、宽阔的胸怀和豪迈的激情，但是，从他一生下来到现在所受的汉化教育，已经让他失去本我，虽然汉化的结果使他成为大秦的国家栋梁，可他在失去本我的时候却感到了孤独。孤独的时候就像脑子里出现真空一样，他渴望抓住一些什么，所以，他的梦境就出现了。他会在辽阔的草原上跃马扬鞭，他会在寒冷的雪山前高亢横吹，他会捧起一束雪莲潸然无助——那可爱的花只能开在雪山，沉默而孤寂地开放着，不求被人赏识，不求被人怜爱！

苻融看了一眼身边的阿春，心想，离开故乡的她不也十分的孤独？所以，他要把他慷慨的怜爱、豪迈的激情都献给她！

而他的哥哥苻坚则完全汉化了，其思想观念行为准则就像地道的汉皇帝一样，其雄心壮志比起秦始皇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就在白天皇宫内的太极殿上，苻坚召集文武百官商议起南征东晋之事，苻坚说：“朕在位二十多年来，南征北战、东攻西伐，已经平定四方，天下归附。只有东南一隅未曾征服，东晋未降，一直是朕的一块心病，以我大秦的百万铁骑，还能不把东晋踏平？”

苻坚是个开明的皇帝，他不因为自己是氐人就把汉人排斥在外，相反，他很重用汉人，前任丞相王猛就是汉人，大秦就是在王猛的治理下成为统一北方的强国。而且，苻坚还重用投降过来的燕国鲜卑贵族慕容垂父子，把他们当做心腹，让慕容垂做了京兆尹，京城长安的一切事务都交给他来管理。苻坚的心胸也像他祖先一样的开阔，他能够集思广益，采纳治国强兵的

良策；又能够摈弃本民族的陋习，推崇孔孟的儒家学说，设立太学，每月来巡视一次，考答诸生的经义文章，听取博士的论国之策。

此时的苻坚已经做了二十八年大秦的皇帝，他已经不是氏人的首领了，他已经跨越了民族的界限成为北方中华民族的领袖了。在民族团结问题上，他做得很好，他一点也不狭隘，汉、鲜卑、羌的人才都受他重用。为此，他本族的氏人将领便生出一些怨言。两年前，苻坚干脆把京城长安的氏人全部迁移到各地，连最得力最勇敢的干将、他的亲儿子苻丕也不留在身边。

只有苻融，苻坚认为可以做自己的左膀右臂。他非常赏识这个亲弟弟，这个弟弟是个人则为相出则为将的难得人才，所以，当他在大殿之上说出自己关于南征东晋的议题以后，他最想看到的是苻融的态度。

大臣们议论纷纷，苻融一言未发。退朝时，苻坚把苻融留了下来。

“自古定大事者，不过一二人而已。刚才众言纷纷，朕要与你最后决定这件事！”苻坚对苻融说。

“陛下，”苻融沉思一会儿说：“当今伐晋恐怕有三难：天道不顺，这是一难；晋国无寡，这是二难；我大秦这么多年的战争，军队精疲力尽，国民有畏敌之心，这是三难。刚才大臣们言晋不可伐，他们都是忠臣，望陛下深思。”

“刚才不是也有大臣赞成伐晋吗？”苻坚说。

“陛下，这正是臣想要向您说的事。赞成伐晋的大臣主要是慕容垂，慕容氏曾经是我们的敌人，我们同他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如今灭了他们的国家，慕容垂能够心悅诚服地做我大秦的臣民吗？臣早就听京城里的传言说，大秦是在养虎为患！说跟陛下您浴血奋战、九死一生爬出来的将领不能受到重用，而投降

过来的燕将慕容垂、汉将朱序却成为宠臣！”

“一派胡言！”苻坚道：“都是那些迁徙外地的氐人们散布的谣言。朕早就知道这些氐人要闹事，所以，统统地把他们赶出了京城。”

“这也正是臣所担忧的。陛下，您把族人们赶走了，京城内外都是鲜卑、羌、汉人，臣怕有不虞之变生于腹心肘腋，陛下您难以防备啊！”苻融恳切地说。

“你过虑了。”苻坚边走边说：“难道那些异族的将领会对朕恩将仇报？《诗经》里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这是华夏民族的美德，朕正是以此来降伏人心的，所以，朕把这么多年征战的俘虏都迁到京城里供养起来，让他们沐浴在朕的浩浩皇恩中，让他们从心里对朕感恩戴德，对朕顶礼膜拜！”

“陛下的王道之术堪称臣的楷模。只是，要是大军南征伐晋，京城空虚，臣是害怕后院起火啊！”苻融道。

“兄弟，朕怎么觉得你现在是前怕狼后怕虎，前方的东晋是狼吗？后方的鲜卑、羌人是虎吗？要真是有狼虎，朕相信大秦的百万铁骑也能够捕狼打虎，大获全胜的！兄弟，你可曾经是一个令敌人害怕的孤胆英雄啊，朕不知道是什么使你这样瞻前顾后！这样吧，朕让你回去好好想想，明日朕再与你商议此事。”

苻融回想起白天的事情，怎么也不能入眠。他在心里问自己：东晋不可伐是客观现实不允许还是自己胆怯？以往每决定一次战事，他都完全赞同兄长苻坚的意见，指哪打哪，所向无敌。这次伐晋为什么就没有一点激情和血气了呢？

身边的阿春翻了一下身，苻融替她掩好被角。莫非是她的原因？苻融注视着熟睡之中的阿春，想极力地探询自己的潜意识。

阿春是十多年前大秦与东晋在淮河一线打的一场不大的战役中获得的猎物,那时,她还小,她与几百户人家一起被秦军掠到了长安。大秦这么多年的战争不仅仅是夺取领土,更多的是猎获人口。每场战争一结束,长安就会增加许多人口,这些人作为大秦的战利品,除了高官贵族之外的其他人,一般都成为奴隶,为了生存而卖苦力、卖笑甚至卖身。

阿春是苻融在乐场里看上的一个琵琶女。那天,她弹唱的是一曲《子夜歌》,白袍粉面的她弹唱着爱情的悲欢离合,如泣如诉,沉醉忘情。琵琶横在她的胸前,纤纤细指的一弹一拨,仿佛不是拨弄琴弦,而是在撩拨他那颗年轻的心,让他感到就像冰山上的雪莲在向他倾诉,他顿时就有拿起长笛和她和鸣的冲动。他是流着泪听完她的弹唱的。然后,他走到她的身边,长笛横吹起一首伤别离的曲子,吹着吹着,他听见了琵琶的和鸣,他还听到深情的歌声:“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两颗孤独的灵魂在琴声歌声中相撞了。两个本来相去万余里的异族男女在共伤别离的时候相爱了。

如果要去伐晋,他和阿春会不会再伤一次别离?能不能承受得起“各在天一涯”的思念?“悲莫悲兮生别离!”苻融把这句楚辞情不自禁地吟出声来,再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孤胆英雄,苻融想起哥哥苻坚说他的话。难道因为有了阿春,我苻融就不是英雄了吗?难道因为有了情,我苻融的剑就没有锋芒了吗?

苻融在质问自己。如果没有阿春,也许事情要简单些。但是,阿春并没有阻挡自己去伐晋啊!要真的伐晋,阿春会有什么感觉?和自己在一起的几年里,她很快乐,她说,是大将军的爱滋养着她,让她不记得人间还有什么烦恼,还有什么忧愁。可

是,东晋毕竟是她的祖国,那里有她的父母亲人,她能够忘记吗?小小年纪的她就被大秦军队掠到长安,与父母亲人生死别离,吃尽了人间的苦,这些,她真的忘记吗?什么是仇,什么是恨,什么是爱,什么是亲,难道她在大秦伐晋当前不会做一次甄别吗?

苻融不可预料最后她的选择将会是什么,但是,他知道这是个有关生死别离的艰难的选择。

就此时而言,苻融清楚自己也面临着抉择:东晋伐不伐?因为天亮以后,他的哥哥、大秦的皇帝还等着他的决定呢。

## 二

风,还在刮着,但比昨晚要小许多。

苻坚的云母车载着苻坚、苻融来到未央宫的南面,在一座雕刻着“听讼观”的建筑前停下。

“陛下,休要怪弟臣一大早就把您拉到这里。”苻融下车时对苻坚说。

“兄弟你有心情将朕从宫殿里拉出来,朕也很高兴。再说,这听讼观朕也应该来。怎么,兄弟你该不是怪朕置了这个听讼观只是做做样子?”苻坚反问苻融。

“不,陛下。七年前丞相王猛去世以后,您在这里置了听讼观,我和大臣们亲眼看到您每隔五天就来一次,倾听民众的声音。许多治国强民之策就是听取了人民的呼声以后制定的。”苻融说。

苻坚盯着门楣上的“听讼观”几个字,看了好一会:“这三个字还是朕写的呢。朕写这三个字的时候,你也在场吧?”

“是的,陛下。当初您写这三个字的时候,讲了一件往事,那



是发生在您二十多年前刚即位要大赦的时候。大赦之前，您和我，还有丞相王猛王武侯正在太极殿里的小房间里拟写大赦令，正当您手拿毛笔要下笔之时，一只大苍蝇不知从什么地方飞到毛笔上，赶都赶不走它，直到它围绕着毛笔转了好几圈，才嗡嗡地飞走。奇怪的是陛下的大赦令还没写好，京城里的大街小巷便传来陛下要大赦的消息，人民无不欢呼雀跃。”苻融回忆道。

“朕写‘听讼观’的时候，突然讲起这件事，是想说明这听讼观设立的必要，一国之主和人民之间必须有沟通的渠道，没有渠道，君主就不知道人民的疾苦、国家的现实；人民也不能把自己的要求和呼声向上传达。在朕之前的大秦皇帝苻生，残暴昏庸，杀人当儿戏，人民怨声载道。朕即位后举行大赦，正反映了人民的心声，所以，一只大苍蝇就沟通了朕与人民之间的感情，让人们感到大秦的新皇帝是仁爱的、是宽厚的。朕要感谢那只苍蝇，是它把朕的声音快速而及时地传达到大街小巷，树立了朕的形象。朕要置这个听讼观就是那只大苍蝇给朕的启示。”

“陛下圣明。陛下的仁爱宽厚，我大秦的每一位子民都看得清清楚楚，鲜卑、汉、羌、羯等各族兄弟更是深受其惠。陛下的心胸比大草原还要广阔，陛下的思想比大峡谷还要深邃，大秦能有陛下您统帅，定会成为汉武以来的又一个太平盛世！”苻融充满感情地说。

“可是，兄弟呀，你现在就回答我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东晋该不该伐？你说朕要把大秦领上太平盛世的路，江南的土地朕能够不管不问？你说朕要成为第二个汉武，汉武的领地都到了广州海南，可是朕的脚到现在还未踏过淮河长江！难道说大秦只能统一北方而与东晋划江而治？就是秦始皇也还统一了全中国呢，朕为什么就不能伐晋？难道说朕的霸业只能是占半壁江山而已？”苻坚冷峻地看着苻融。